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八

明 劍句 張岱 著

孝子列傳總論

明史所載孝子強半皆封君任子深可厭鄙夫菽水承歡問安侍膳皆人子常職有一於此乃遂沾沾伺人曰孝子孝子何孝子之多也余不錄其生孝而錄其死孝蓋謂人止一死詎肯以死假哉以此為學使人知泣竹扇枕孝道政自不盡也

魏文昌、華容人、父獲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太祖許之、臨刑語其弟曰、謹事二親、如吾存時、遂伏法、時年十有八歲、

陳圭、黄巖人、洪武中、圭父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死、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之、圭代父死、而謫其父隸兵雲南、

陸安吳人、父德甫好客、竟以客坐法、時以重典刑具

賁對急耶與兄訣、晝夜走至都、伏闕請代許之、詣市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

徐允讓山陰人、妻潘氏、元末兵亂、讓與潘氏奉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頭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我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紿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信之、縱潘聚薪焚夫、火方熾、潘氏投烈焰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洪武十七年有司以聞旌表其里、

陳敬奉化人、年十三、家貧業樵、一日隨父入山、虎攫其父去、敬即振臂大呼、疾追及之、乃縶其尾、而以扶擊鳥、虎怒舍其父、嚙敬、咬之、父尸賴以得全、鄉之名士哀而作誄者數十人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性嗜酒、狎一娼與居、母王氏孅其非類、諫止之、佑不聽、娼遂百計搆王氏、佑每被酒、輩楚交下、一日佑出、王氏語侵娼、娼怒擊王氏敗面、王氏含忍入室、撫床涕泣、鑑自學歸、王氏泣

曰吾爲娼所搆被辱萬狀、今且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愁曰、母第安志勿他也、即潛入學宮、挾刃以歸、躡娼所在、娼適掃于廳傍、口且詈王氏、鑑從旁挾刃、剚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置廳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白、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是猶殺母也、馳歸、佑采置母于理矣、鑑至呼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不信、試視吾刃、取

鞫臟服、果然、遂下監獄、維時司慝廷平、咸憐其奴能
激義請于朝、　上可之、得減死、
趙紳、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篆籀、永樂時任高郵州
學正、入京冊次武城、偶墮水、紳即躑身水中、抱持之、
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為出屍、尚以手持父臂
不鮮、事聞旌其門、
葉文棠、海寧衛所人、有弟文龍醉毆殺人、官司訊服、
其母鍾愛、欲泣不食、文棠痛弟無知犯法、恐母疾成、

一旦奮然辭母而訣曰、我年長有子、願代弟罪、以奉母暮年、遂詣官自暴毆殺之緣、釋弟歸、文榮竟坐法臨刑咲曰、吾以一死、而全母弟、所得熟多、雖歎及何恨、

何化者靜海衛指揮何上之子、上以事得罪、憤而投海死、化沿海號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頃刻上屍浮出潮中、衣服脫落時天霽忽震雷大雨既過化頭頂父衣、徐徐浮出、家人出而瘞之旌表

劉富金鄉人、流賊入邑、劉父為賊所執、索其妹、富斧賊曰、吾妹誠避山中、釋父執我、吾妹可得、賊釋父執富將與俱至山中、富伺其父得脫、乃望父大呼曰、吾以死當之、勿使吾妹辱賊、賊賊怒殺之、父妹以全

熊萬夔棗昌縣庠生、流賊圍其居、舉家倉皇、母尚未行、萬夔告其兄曰、母被圍、吾輩脫出何為、相與還赴難、挈殺二賊、負母逃、為賊所執、被殺、母伏于屍、罵賊亦被殺、

何兢蕭山人、父舜賓爲御史、坐事謫戍慶遠、後以赦歸、會當塗鄒濟亦以御史謫蕭山、舜賓嘗有小忤、濟銜之、誣言赦歸無驗、械送戍所、屬群偷侵辱、掩殺於昌國寺、又捕及兢、兢逃匿父友王參政徽家、終夜不寢、嚙一指以誓復仇、父之、濟遷山西僉事、徽乃教兢潛歸、募死士數十人、扮獵戶、嘯聚錢塘沙上、伺濟至曳之出輿、箠辱萬狀、矐其目幾死、置道旁、會仇民以糞灌其口、乃得活、兢挺身投憲司、憲司稍阿濟、兢嚙

臂肉啖太公坐、憲司捍之、累奏於朝、道官那執、遂坐罰死、以娩渡仇、用唐梁悅例、編戍福寧、正德改元、赦還、

劉靜萬安人、為邑庠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三、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攢架殺之、猶抱母不釋、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璋提長鎗拒戮三賊、賊舍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戰三合竟被

執、賊刳心剖肺、裂碎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

陸尚質山陰夫午村人、其父一中以教塾渡海白、風濤急、舟下瀉將入洋、質從岸上號慟、躍身濤中、擬拉其舟、觀者謂父子俱死矣、俄而舟逆濤上若有掖者、父一中得生、尚質竟死濤中、鄉人憐之名其渡曰陸郎渡、

伍民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民憲扶父逃反遇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殺之、民憲

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仆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囈呼父、三日乃絕、其後人時時見之烱雨中、荷戈立、則斂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張均等五人俱石州人、嘉靖二十二年、劉賊亂石州、均父為賊所殺、抱父屍泣三日死、張承相負母以逃、為虜所執、與母俱死、子惇母為虜得、惇奮氣取石擊賊、毋得逸去、賊剖惇心、支解之、張永安持挺救父、父逸、安被創死之、溫繼宗護父指力戰、中矢死、冬十月、

詔旌之命有司並立祠致祭、

孟春錢塘鍛工也、貧無本業受傭於人、得其直以養母、每出傭、必數日一歸省、鄰人不戒於火、燎迫其居、春聞馳歸、而母老方酣卧不覺、春不顧烟焰入負母、或止之不聽、遂與母俱焚死、明日出二屍煨燼中、春猶抱母不脫、見之無不隕涕、

馮世傑尋甸人、爲諸生、剛方有氣節、嘉靖六年、銓賊攻城、傑攜母李氏弟妹匿迎恩橋下、爲賊多獲、劫奪

登盡、毋曰、婦裸體赤身、廉恥喪盡、不若死、遂投水死、
傑謂其弟曰、患難不能救母、苟全性命、何以自立於
人世、弟凡亦投水而死、
王世氏武義人、年十七、父良爲族侄俊毆殺、世氏恐
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所入、輒封
識、閱六年、生一子、曰吾今可以死矣、乃繫俊以所佩
刀斫殺之、詣縣廷自首、因出所封識田税、具道所以
積忍故、令義之、曰但驗若父屍有傷、汝可得末減、世

民司、吾忍痛六年、恐殘父骸故也、願以吾命抵之、勿言驗、母妻希出世民舁父柩來、世民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階石盡出、自詣獄、絕食死、

黄道禄福建候官人、年十三、母病瀕死、道禄割肝療母、々病旋愈、後二年其父又搆危疾、道禄又割其左腹肝療父、々病又愈、鄉里稱其奇孝、上大中丞徼道禄至院、用騎樂導行、閭井聞、割羨金以餽之

陳榮建寧人、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有言舌舐

可愈目疾者、遂抱母日舐數十遍、母目一朝開豁、又隣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呼號、須臾風迴、母得無恙、又遇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凹地隨流、各附一木、潮達岸、卒遇其母、官舫還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守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母子也、郡守驚詰、何以孝感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敢忘母而已、

郭金科錢塘人、年十四、家不戒於火、科夢中驚起、烈

焰殺廬尋路得出於人叢中、尋母不見、轉身從火焰中擁入救母、墻陷路迷、與母全斃、後尋其骸、截煙煤燋爛中、與母相抱、骨骼湊合、卒莫能開、縣長並瘞之、旌曰、孝童塋

石匱書曰、余記孝子、全錄死孝、而所錄死孝、又多在成童舞象之年、蓋以年方舞象、不藉學問、不待觀摩、遽能以死殉父若母者、於以見孝子雖亦以年方舞象、不藉學問、不待觀摩、遽能以死殉父若母者、於此

以見孝之易也、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人年漸長、其孺慕亦漸為外慕所分、倘能以孺慕一念、保而勿失、則絕脰剡肝、與懷抱乳哺、其愛戀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故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則身體髮膚、豈敢毀傷、謂曾子之啓手啓足、與諸孝子之殺身成仁者、總無二念可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九

明　剡南張　岱著

獨行列傳總論

余讀賈生之言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繇此言之則家庭之間一子一婦、尚不能相戢、同居、況推而之一世二世、且至九世乎、鄭義門七世同居、而視

其家皆必端方嚴肅、分毫不苟、乃可以敦睦九族、衣冠恭敬、無敢起而敗群、則可以知朝廷設官分職、必選賢與能、而使之作郡縣之長、亦猶此意也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此正心誠意、吾觀鄭氏一門、聲律有度、凜如公府、豈非正心誠意之明效大驗哉、

高皇帝患習俗佻偽、欲尊顯義門、以風勵天下、乃拔其子弟、年三十以上、才識可用者、悉授之官、則是天之報酬義門、亦為不薄、而今之子婦詬誶、至骨

內不能相容者、得不見義門而慚忍欵死邪、爲作浦

江義門鄭氏樸

義門鄭氏者、婺之浦江人也、出唐宰相滎陽後、乾道閒有鄭淮者、自滎陽遷居浦江、淮生照、照生綺、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以非罪逮、論死、綺詣吏請代、事得白、母張氏病風攣、綺保護如嬰兒、每適廁、必抱負扶之、數薦辟不仕、卒賜號沖素處士、當處士世、寔始創家規敕子孫無異爨、四傳

至能游丞德珪、青田尉德璋、敦睦彌固、爲仇家所傾、兄弟相爭死、六傳至文嗣、文泰、而家益昌、蓋同居者六世、歷二百四十餘年矣。元至大中、詔旌門、至元中復家。余忠宣公闕、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文嗣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嚴方端愨、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頒白、猶加鞭訶、遇歲時祭饗、畢、太和坐堂上、群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處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銜、無

敢參差者。冠婚喪葬、不用浮屠老子、稽朱氏家禮行之、北至鉅七世矣。方諸父主家時、鉅日侍左右、助裁理、北主家、確守成法、內外政益治。鉅沒從兄銘景奚以次當主家、而銘先為贅壻於蓮塘錢氏、乃籍所得張氏田廬歸于公、乃復還、已自念居於外者久、不親家事、而從子渭賢能負荷、且宗子也、遂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銘肆力於古學、早失父、事母述孝。母嗜鯀魚、必徧求以悅其意。會有疾、倉卒不得魚、

銘力致之差以齊務進疾遂瘳奉諸兄如父進退坐
起禮甚恭銘不妄言笑臨事重然諾不苟取從弟都
事鉉幼沉毅事父母盡孝父病妻死不敢哭强色笑
以奉湯藥不使聞也父卒哭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
日至終喪外舅張泌愛憫之勸其更娶鉉謝曰鉉見
後母戕骨肉者多矣恐令兒輩陷之耶年未四十竟
不娶以老主家肅然畏謹凡食貨田賦各有司者出
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雖幼童不識廛市嬉戲事諸

婦事女工、守內教、不使與家政、閫內外甚嚴、僕使通命、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馬出、一馬爲之不食。鉉尚風義、有文辭、揭文安公傒斯、黃文獻公溍、皆折行輩與之交。一時士大夫皆敬憚之、即酣飲、聞彥眞屐履、未嘗不斂容也。故人之失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延其家十口、來浦江、衣食之者三十年。里中煢獨癃疾者、多養之終身。每風興、告飢者塡門、餉之不厭。元季兵起、州郡騷騷、而將吏爭戒士卒無犯。國朝兵

敢婺州縂攜家出避兵門啓而去李曹公文忠躬爲向猶而遣卒守之事稍定遣部領率民兵二千逆其家還里居後天子以神武御海内疾兼并之俗株連剗去之是時詔天下繪疆畛爲圖涖役者以賄敗蔓延諸大家多坐死鉉長子濂當坐弟湔奮曰兄老矣吾不可代就吏乎遂詣理瘐死獄中鄉人子弟私謚爲貞義處士其後黨禍作犯者無貲不貰少所平反濂及弟湜各爭死獄上濂美其長身玉立屢以繇至京

師、　高皇帝識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召二人至殿前、赦之、賜湯沐飲食、又手賜梨果、濂拜賜、以手擎至額、出殿門、終不食、懐歸剖分之、　上遣人詗知、歎曰、真家法也、欲官之、濂辭老不任力、乃擢湜福建布政使參政、吏部奏無員缺、特設參議官處之、而盡以所徵寄金、歸其家、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破壞、而鄭門獨完、人以爲孝義之報、自是　上生辰、濂輒捧香詣闕下、拜祝萬壽、　上每召見嘉勞已

上患俗習澆偽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詔援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畢赴闕召見擇其儀端識敏可用者授之官濂為春坊左庶子沂為禮部尚書幹為監察御史宜為燕王傅蓋義門鄭氏尊師重傅吳文貞公萊宋太史公濂相繼為其家塾子弟師故賢子弟寂多曰濤曰源曰渭曰淵皆以仁義聞源剛介有立志好施與濤温恭有學造入經筵為檢討官范學士素稱南冠而北仕者德行當推濤為第一皆與宋學

士濂爲金石交。淵總家政、勤綜理、有吏踩戴星往來者三十家。與人語、懇款無纖僞、鄉人信服。縣大夫問政、悉告以利害。方岳大臣、連辟召、不就。國初定賦、郡田一斛增其半、力伺於當道而蠲之。族有早孤者、收鞠之。有盜伐林木者、僮禦之、遭盜歐。僮妻急往救、墮塹死。禁僮勿訟、給櫬殯瘞之而已。淵性至孝、母病經年、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夕籲天請代、思醫患懸疽不能坐、跪鍊藥餌以進、膝爲之胝、母病革、思食西

瓜、既食而卒、淵終身不忍食西瓜、居父喪、絕而復蘇者數四、杖而後能起、服雖闋、遇忌日哭奠如初喪、元季諸暨盜作、群從子弟避東陽、遇盜貲盡沒、淵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之衣裝往分之、以沍寒不恤也、從弟淵與妻早夭、遺三女、淵撫育長教、選名胄資嫁之、家族屬衆、即有疾、不擇疎戚、恒三四起視、有死喪、匍匐身任、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與其族五十人、流寓浙右、處士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詞人、貧不能養母、

淵聞之慨然曰悲夫吾欲養得耶學問之淵癯然不勝衣而矩度峻整為人倫師表元季有薦為書院山長不就國初求賢詔下郡縣駱驛致請以耳聵辭不赴卒宋太史私謚為貞孝處士而銘其墓石屑書曰義門鄭氏以讀書孝友雍雍起家有倫有脊其於公藝之百忍本末殊矣　高皇后曰吾聞鄭氏子姓數千人能合而不散離也須善置之次日太祖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濂對曰守祖遺訓只

是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大笑、稱善、主后之疑、一笑氷釋、天之福祐義門、善巧若此哉

石匱書卷第二百九十九

明　劍南張　岱著

義人列傳總論

夫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二者天下之正道也、乃於死忠死孝之外、而又有所謂死義、夫義者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可以無死、雖不死、而人不得責之以必死、可以死、能拚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謂之義也、余一生受義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

此饑寒一生以此貧賤、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為無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為無益而不死、則是不能死、而竊欲自附於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於不能死之上、千魔萬難備受熱嘗、十五年後之程嬰、更難於十五年前之公孫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謝枋、更難於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山居無事、閒嘗取古今義烈之士、而銓次之、得三百八十八人、為二百八十二贊、自謂義之

事已隳、而義之途已窮矣、及見吾 先帝中哀、流賊竊據、其間義人烈士、寔多有人、皆從故紙堆中、又翻出窠臼、甲申以後、可謂愈出愈奇矣、愈懼訪搜求綴之元朝、自昭代以來、又得八十餘人、較之前代可謂大觀、蓋欲使後人之知吾加意此傳、一以見 高皇帝之祀余閱遴李黼風教世人其感召有自一以見吾輩草野布衣、舍生取義、與莪冠大纛者冥勝彼萬萬、而後之觀覽明史千秋萬歲庶不寂寥也、

青紋賦常德府龍陽縣典史、洪武初年、爲龍陽縣民
請減田賦、疏再上不允、自縊於登聞樓下、 高祖爲
之減原額二萬四千有奇、萬曆十四年、巡按湖廣御
史任養心奏建青紋賦祠、賜名憲烈、

練效忠長洲人、御史練則成僕、洪武間則成劾大臣
不法事、其人坐死、他日 上寬其獄、因怒則成同官
忌者更搆之、賜仰藥死、家屬被逮、長子擬斬、效忠念
其父子被刑、門戶滅絕、毅然自出、冒其主名、代赴市

曹、取決、以長為次免死戍邊、後赦歸、復立門戶生綢

又為御史、

京師校尉宛平人、俠邪善歛、與隣婦通、婦夫嘗出經紀、尉即入門、夫出旋歸、尉伏床下、婦問曰、何故復歸、夫曰、出門天寒、恐汝冷、來添被耳、乃覆而去、尉忽那取佩刀殺婦去、有老翁每日入門賣菜、是日不聞人聲、排擋而出、夫歸見婦被殺、喊鄰里詰問、皆言惟見賣菜翁進門、更無他人、夫執送有司、誣伏成獄、是日

業市、尉出呼曰、某妻我所殺、奈何累賣菜翁償命、遂白監斬官、欲面奏、監者引見午門、校尉奏曰、此婦寔與臣通、是日夫蚤出、旋歸、為婦匿被、臣伏在牀下、見其夫恩愛如此、婦忍負之、臣一時義氣感發、殺之而出、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高祖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即釋之、

宋味古會稽宋家店妓也、能詩、建文帝亡、味古夜深從星月下、登床北向拜祭、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為

讐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衛福無錫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建文遜去、福輒攜妻母避歸、 文皇詔贖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籍中、調曲靖衛、僕挈母妻行、福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哭不輟、竟不食而死、妻范氏為瑩地瘞之、范氏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使姑聞、方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此鄭孝婦也、安忍

祀之、一日范氏往澗邊洗衣、見水傍生草、若姑蘇席草因取織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至七十餘始殁、范氏塋葬、廬於墓側數十年、范氏七八十餘而卒范氏卒後席草不生士人義之即其廬葺為庵、集比丘尼居之、名崇孝庵

龔翊崑山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翊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

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請和、又上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吳齊以國相讓、去隱守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必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令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為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罷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

年六月、出義獄中、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參政、

高賢寧山東濟陽廩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入國學、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人紀綱時為錦衣衛指揮、方貴倖、勸之就執、賢寧曰、君以軍旅獲身、余本書生、食廩有年、於

義不可綱言於　文星、全其志而遣之歸、年九十七而卒、

金鑄、遼陽人、爲王世勳健兒、世勳率衆禦鹵、被圍、衆且盡、鑄獨貫勇破圍出、頗見世勳尙困圍中、奮死殺入重圍、復與俱出、世勳馬爲鹵所奪、鑄即以己馬乘世勳、身獨步戰、援兵不至、竟死于陣、

周敖、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聞　上北狩、慟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回絡、爲衛學諸生、出舍外學、閒

之、不易儒衣巾、而舁至家、觸廷槐亦死、々後衛中被
而、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々為臨其喪、不易裂
巾而殮、以麥四十斛、白金一觔助塟、
楊蘭、嘉祥人、任沛縣新興閘官、留城多盜、蘭自薦當
道、請數捕之、盜遂平、正德乙酉居京師、聞有議松亭
右北居庸三關斬伐榆木者、蘭抗疏奏曰、中國之患、
莫過邊陲、而胡馬不得馳驟南下者、寔頼榆林為之
一砥、令此木一伐、是自決藩籬、而引寇入腹也、臣愚

以為萬〻不可、武宗奇其奏罪叛言者、又丙子山東皆學趙鶴性悍愎、考校諸生、濫黜者八九千人、蘭衆糧入京、伏闕為諸黜生呼冤、詔命按臣張羽及新任督學江潮、嚴加覆試、浚黌者七千餘人、後以科甲起者、歲比〻皆稱為楊公門下士、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〻〻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嘆曰、

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董棨經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年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

篙者、竊啓其篋、無寸縑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

林文貴、海寧人、爲海寧所千戶、呂忠、騎兵、正德間、奉巡撫檄、討桃源賊、至開化、賊突至、偵卒報曰、賊勢洶湧、可趨避之、忠援刀砟其背、曰、朝廷養兵百餘年、一旦忍忘之耶、直前搗賊、忠被創墮馬、衆潰亂、文貴在後隊、縱馬適至、大呼曰、不可負吾主、獨挺長鎗刺賊、賊擒之、脅使降、文貴罵曰、我朝廷命兵、豈從汝賊、

怒剖其腹、至死罵不絶口、

舘人者、兵備使任環舘人也、環初任蘇州府海防同知、倭卒至、中丞檄環以鄉兵五百徼截之兵皆市人、不習戦、遇賊輒鳥獸散、環之從親信數人抵射賊〻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刺環〻馬蹶、舘人以己馬乘環扶環上馬時賊刀已着馬尾矣、舘人乃反身搏賊、連被斫數十餘刃、不舍竟死、環得以間逃去、

金祥太倉人、為太倉守熊桴門卒、桴守太倉、御倭亂、

戰敗兵潰、獨門卒全祥不去、桴曰、我死國、分也、介何為乎、祥奇、公死國、小人死公、亦分也、殿桴後、桴過橋而賊已登礎、祥憊桴必不免、奮死下橋有而摧之、橋壞、死墮水死者十人、桴得免、後以捷聞、晉桴秩仕至大中丞、

陳忠江東人、係府軍衛捕役、有胆力、善入水能於江面、掉臂游數里、隨李中丞禦倭、至牛王河與倭大戰、兵我不利、倭愈猖獗、忠曰、事急矣、乃負中丞渡河、中

丞感之、結為義子、各畫一渡河圖、以紀其事、未幾、李中丞巡歷淮安、宿廟灣閻王廟、忠宿三里外、方就枕、夢僕頭牙笏一神將、寫一火字、仍指點去路、驚醒時、漏下二鼓、忠喚兵眾起、巡至閻王廟見倭奴廟前放火、兵少不能戰、乃於廟傍拆墻、救出中丞、即傳四路兵乘勢截殺、夜獲倭奴七十二級、中丞大喜、累薦忠功、官至叅將

順陽莊君顕僕也、君顕父指為倭所掘、同其奢頭順

陽往救之、有二賊伏穴傍、急起斫君顯、順陽即抱其主、伏於穴下、以身蔽刃、連砍數十餘刀、背裂不捨、遂至死、倭去君顯得活、

王環滄州人、本回回種也、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大中丞曾銑聞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卒從學射、銑以渡河套被逮、瀕行、向其下泣曰、吾此行自分必死、須吾妻子柰何流落邊鄙為溝中瘠乎、環在傍、亦泣曰、公無憂也、環力能致之歸耳、乃以小車載夫人及二

子、從間道去、環日則異湯粥、夜則露宿郎舍外、閭閻數千里不懈、卒歸夫人與二子於維楊、酬之金帛、不顧而去、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避、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捍之、即扼橋格賊、何刄如林、養獨以孤挺出入死鬬、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立祠祀之

孫明丁尚書汝夔僕也、尚書坐鹵闌入誅、仲子懋正

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載、懋正死、妻後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泪汐滂沱、抱兒往村媼乞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叚訴冤狀、泚畫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閱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閱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句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兒名繼志、後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孫禮劉養正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屛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頗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令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信先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之瘞之、為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吾主毋行、我

家人安得不去徒跣至京餽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葬正壟歲輒上塚哭而祀之

萬木鄭山俱新建人宸濠逆叛四出籍民田產收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會鄉兵舉義立營部署已定會濠黨謝重一馳騎暴村落閒禽而致之約人舉來者置於張睢陽遺廟壇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上遇宸濠腹心盜凌十一等遂偪令入冊邀見宸濠烙而推之皆

罵賊死、

文順文學新安人、爲御史胡宥僕、宥以年例左遷貴州僉事、蠻遠不便携家、從而倉頭、僉事以眺暮掩行瘴霧中、感脾疾、火益龘削、文順憂之曰、吾聞䕶瘵非人肉不起、乃齋沐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小損、後月餘復篤、文學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若可代此六尺鴻毛耳、令不獲代、而主君㷀㷀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從而已、遂自剄、僉事亦以是日

逝、文順奉其骸歸、得塟故里、

吳三五娶之浦陽人以屠為業、善治庖、韓叔陽為浦陽令、喜蜀客、召三五為治具、當令意、三五時時給事縣中、壬子十二月、叔陽上計、三五從之、至彭城、黃河水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紿令曰、旦日且開水、令信之、是日嚴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上流堅冰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爭脫死、令棄舟走冰上冰解、令出没水中者三四、舍人韓祿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

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起、令〻呵止之、毋俱死、三五擲身入又溺、遇一人臨泗上、垂綆下、三人引綆頼不沒、舍人呼曰、我公貴人、活公酬百金、於是舟人崔桐刺船鬭冰先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不恨、亟活我公、死不肯起、崔桐乃舍三五、急出令、載楼船中、次出舍人、又次出三五、三五僵死矣、令叚曰、三五從予千里游、以余故殺三五、痛哉、乃傾橐中金治喪、瘞彭城西、

葛成，姑蘇人。萬曆間礦稅盛行，內使委官坐門上抽稅，見人搜捕，瑣及虀菜。成見之大怒，鼓衆千餘，擒委官二人，跣剝，置大鍋中，當市煮麋爛，人噉一碗，設誓入內使署，擊殺之。內使踰墻走避，乃偏抄買稅諸富家，毀其業，不留片瓦，戒同夥中勿取富家一介。有犯者，輙撲殺之以示衆。郡人稱快。成詣獄受死，礦稅自此損撤。後詔下，赦成勿誅。

吳仕期，宣城人。張江陵不奔喪，廷杖諫官，仕期擬作

上相國書、娓々千餘言、內有舉朝皆綿羊、皆啞子之
句、言未上、有傳之者、江陵黨操院胡檟囑大平同知
龍宗武繫之、詰問主使、意在沈懋學也、仕期曰、男子
生負剛腸、有所觸而發、何待人指揮、拷掠無完膚、聞
於江陵、得田扎、以囊沙掩其面、凡七日而氣絕、江陵
敗、御史孫維城上疏、檟與宗武皆遣戍、
姚長子、山陰人、疙癩饒膂力、為王氏傭、嘉靖間倭從
諸曁倅至、犯郡城、過鍾堰、長子攻撲撲、秩々有聲、倭

關、進門捉長子、長子持稻叉與關、被擒、以藤貫其手、俾為前導。倭曰、若引我至舟山、蓋為寧波舟山也、長子誤認舟山、曰、州山、從西去、至柯山、紿之渡嶺、長子以化人壇、四周皆水、顧謂鄉人曰、吾引賊入絕地、若等亟往斷前橋、俟賊渡、斷後橋、賊死此地矣、及渡、如其言、倭知是長子計、怒臠長子、築土自衛、越數日、倭乏食飢甚、我兵穴舟窒袽、以誘倭、夜舟橫半渡、倭縛鎗竿為筏、撩得此舟、大喜、以為天賜、爭下之、為走計、

至半巷、我兵掣所窒袽、舟沉、四合殲之、百三十人盡
殲焉、事平、鄉人憐其義、肖像死所、春秋祀之、
王朝佐、臨清人、爲負販、萬曆己亥、中官馬堂榷臨清
稅、橫甚、惡黨四出、種賦擗稅、居人稍豐者悉破家、朝
佐不勝憤、凌晨、杖馬箠、趨中使門請見、州民隨以萬
計、堂不敢出、令戟士乘墉發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
擁衆破壁入、縱大焚其署、斃其黨三十七人、驗臂皆
黥刺賊、御史張大謨隱其情、以拾闕聞、下朝佐獄、欲

羅賭骨從者佐曰死吾分耳柰何株及平人獄具棄市臨刑崛起受刃觀者數千人無不感泣

陳國材南陵人為許以忠僕善遇之數年能自食命之歸以忠讀書不治產業謁選之官衆僕私曰是腐儒要做好官無以給衆饘粥不顧往獨國材從之以忠病不起國材問醫曰人肉能療危疾有諸醫咈之國材曰吾主嘗嚙臂活父延壽九旬固有驗也國材自潛籲天刲股以進遂愈所用醫其一冒為己功曰

我活許光祿、索謝、置酒高坐、其一持盃、躡嚅含淚、坐客怪問之、嗟呀曰、吾不忍吞此巵酒、捲僕人刲股之功也、一生饞訝、呼國材驗之、刲痕血漬、猶淋漓臂間、王長年閩人、少年黠慧、有膽畧、操舟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男女金帛去、長年亦被掠入舟、舟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少年十餘、婦女數人、財物珍奇無筭、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歸其國、長年既被執時、陽爲好語媚賊、賊甚親信之、又業已入

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為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婦乎、能從吾計、且與若婦、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愉、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挾柁扯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甚喜、諸婦更為媚歌勸酒、賊叫跳歡喜、飲大醉、卧相枕籍、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諸少年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

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私剜其舌用鹽醃別置之挾金帛並諸男女登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髡而黃髮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函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乃急作鄉語歷述殺賊奔歸狀鎮將嘖嘖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

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寔、用長年為裨將、謝不欵、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甚厚、罷遣歸、并遣諸男女、而諭罪官軍、欲奪其功者、

胡續四川永寧人、舉鄉薦、藺酋驕横、續數年前條其必反、辛酉九月、採知事發、先託故走出納賂、具揭馮知州、知州為達直指、具載逆謀甚悉、不數日、被賊擒叫、加嚴刑、兩脛幾夾斷、入黑獄、弟胡綍罄產數千金、托眷富轉求安氏、安氏招保在外、又賄守者得脫出

叙城奄奄不能動履、鄉紳年鳳邑助其資斧、更醫調治、旋愈、即奮志擒莿、糾合義旅數百人、大有斬獲、與劉養鯤等計招出偽大將宋武併張令秦國倖等、因而擒偽相何若海、部着堵截、自任大里村一路、正有頭緒、不意在茅舍中、夜彈燭爐、誤觸火藥、兄弟俱死爲先是二逆恨其逃出、將祖塋掘盡、揚爲灰燼、涕泣彌月、誓以死報、忽遘此變、蜀人悼之

宋祖文携李人、幼孤、母勵鄧撫之、倫集茶苦、矜冠補

博士弟子、與文太史湛持、同吏部夢洲、相友善、祖文談及其母苦節、輙泣下、吏部聞而憐之、為伺當道、得類題旌表、牒下郡、而祖文始知、感泣搏顙、願為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郡人惶懼不知所為、祖文念此行、必無生理、願相隨視後事、處妻子勸阻、遂不歸、與吏部同宿公署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預為公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念陽肝膽如雪、

必能相濟、顧巖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乾岳、吳橋之范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祖文遂別去、先走都下、當吏部未至、有以臧門事中吏部者、得念陽力辨而解、至案鐙簿搗之事、巖叟已先為之所矣、已而縣賦數千、祖文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往來數十日、捃摭稍就、而吏部斃獄矣、祖

文到京、領屍出獄、躬視含殮、朝夕感慟、旬日之間、遂
鬱ゝ以死、

顧同寅太倉州人、中武科進士、少年爲博士弟子、熊
廷弼督學太倉、大加賞識、及廷弼罹法典刑、同寅作
詩文往弔、携酒而哭其屍傍、同鄉孫文豸偶有所挾、
發其弔挽詩文、忠賢怒、併斬二人、有以懸之藁街、

吳懷賢休寧人、誥勅房辦中書舍人、事魏忠賢竊弄
威福、懷賢目擊不平、見楊太洪二十四大罪疏、擊節

痛快、輒加點評、適工部吳昌期糾劾傷罰、忤璫撤回、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詞多激烈、同官傅應星入告忠賢、搆得其平疏及手書、令祈尉縛懷賢及其妻丘氏、送鎮撫司、非刑炮烙、斃之杖下、毅宗踐祚、其子遺眔上書訟冤、詔贈工部主事、

唐皐孫休寧縣人、住巖鎮、魏忠賢以黃山興大獄、差工部主事呂下問往歙、佃貫、脅役偵猾富家、即坐價數萬、限日徵比、徽富人半逃散、委官至巖鎮、捕一富

戶、富人在外、妻妾獨處、坐以山償三萬、妻妾驚呈、輸賂求免、勒至七百餘金、委官恣肆、欲奸淫其妾、羿孫與隣不平、糾衆力擒十餘人、聚薪于市、盡燒殺之、直趨下問毁其衙署、下問踰垣而走、至京奏聞朝廷以下問生事擾民、追贓削籍、有司承旨先斃唐羿孫于獄